



◆ CHANG'AN ◆

长安

著
◆ WORKS ◆

温故而知新

原名：温故而知你



早知道跟池西西离婚后
自己又要辛苦求复合
傅川一定不会装酷答应签字的

毕竟很少有人十来年
都栽在同一个人手里

纯情大叔 ×
腹黑少女

在你说喜欢之后 / 我看见耀眼繁星

吉林文史出版社

温故而知新

长安著

原名：温故而知你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故而知新 / 长安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72-4403-6

I. ①温… II. ①长…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1946号

WENGU ER ZHIXIN

温故而知新

作 者 长 安

责任编辑 吴 枫 孙佳琪

封面设计 黄 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0千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06月第1版 2017年0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4403-6

定 价 32.80元

而温知故新

第一章

一团雪球滚过来

001

第二章

突如其来的舅舅

013

第三章

你喜欢罗姐姐吗？

028

第四章

她不敢纵身一试

043

第五章

你这是当局者迷

061

第六章

她只能落荒而逃

078

第七章

上瘾却那么简单

100

第八章

她心里潮湿一片

122

第九章

一开始太过热烈

140

C O N T E N T S

目录

而温 知故 新

第十章

唯独喜欢他的气味

167

第十一章

她再也不需要犹豫

186

第十二章

贪恋被喜欢的感觉

202

第十三章

和她是非对方不可

228

第十四章

他们走不到最后了

253

第十五章

什么时候我都等你

265

第十六章

在你说爱我之前

289

番外一

川哥和小兔日常

301

番外二

川哥和小小兔日常

308

目录

C O N T E N T S



2008年初，深冬。

雪下了整整三日才停。

虽已过了晚上九点，天却被厚重的积雪映得微微有些发白。半醉的傅川从酒店出来，仰望了片刻挂在梧桐树枝间的那弯月亮，一时间生出“白日有月光”的恍惚感。

吹了片刻冷风，散掉些许酒意，他从运动裤口袋里翻出烟和打火机，侧过头正要点，身后传来一声毕恭毕敬的“欢迎下次再来”。

声音刚落，四个男人和两个妙龄美人便一齐走出了旋转门。为首的那个绕到傅川面前，客套地告过辞，而后向其中一个美人使了个眼色。

美人收到指示，立马抱着一件黑色男士羽绒服去追赶已走出了一小段的傅川。

她穿着超高跟的鞋，在雪地里追身高腿长的傅川自然不容易。好不容易赶到他前面，却“刚巧”脚下一滑，不偏不倚地跌到了他怀里。

一阵香风袭来，傅川皱了下眉，却并未第一时间推开美人，而是将目光落到了某个相机闪光灯一闪而过的地方。

“你把羽绒服落在包间了。”美人直起身，媚眼如丝地示意他伸手。见他不动，便主动拉起他的胳膊替他穿上，声线温婉地说，“今天零下五摄氏度呢，穿这么少不冷吗？”

穿着一身浅灰运动套装的傅川扫了一眼美人大衣下光裸着的小腿，面无表情地抓过自己的外套，用一根手指把这位不知是姓王还是姓汪的小明星推出私人距离，而后大步走了出去。走出五六米后，他忽地回头，问怔在原地的美人：“你得了什么好处？”

不等一脸错愕的对方回答，他又掉头继续往停车场走。

停车场的对面是傅川过去念过的中学，刚下晚自习，毕业班的学生三三两两地往外走。

不准备找代驾的傅川立在车旁抽完一支烟，拉开驾驶座这侧的车门想拿出随身物品步行回公寓，副驾驶座的车门却突然被打开，钻进来一个女学生。

不同于其他学生，这个女学生并没在单薄的校服外头套上外套，一张尖尖的小脸冻得通红：“快！快开车。”

“你认错车了吧？”

女学生见他用看陌生人的目光打量自己，怔了怔，说：“我是池西西。”

“你认错车了。”傅川再次重复。

池西西没空和他多说，一脸焦急地用手拉他的袖子：“快开车，有坏人追我！”

瞥见她露出来的那截胳膊上有一大片瘀青，傅川顿了顿，关上车门，将车子开到五百米外的拐角处，再从后视镜看了眼空无一人的街道，说：“你可以走了。”

池西西缩在副驾驶座上不动，半晌才可怜兮兮地说：“我没地方去。”

傅川把车熄了火，拎起外套下了车。

池西西也跟着走下来。

傅川锁上车往前走，池西西踏着雪快步跟了上去：“我帮你收拾屋子，你收留我几天可以吗？我爸死了，我妈改嫁了，我后爹喝醉了总打我……他不打算让我上学了，要把我嫁给五十岁的丧偶老头儿……我不愿意，他就……”

傅川无意听陌生人的家事，打断了她：“前面有个派出所，我带你去。”

“警察叔叔不管这个，肯定会直接把我送回家……我后爹知道我往派出所跑，一定得打死我。”池西西说着，用两只冻得通红的爪子抓住傅川的胳膊，目光中满是乞求。

“我们不认识。”望着女孩漆黑的眼珠和婴儿般泛蓝的眼白，傅川拂掉她手的动作格外轻柔。

“你放心，我不是坏人！”池西西从肩上取下书包，拉开拉链翻出学生

证和身份证交到傅川手里。

“.....”

傅川没再搭理池西西，却也没赶她，任由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追着自己。

一打开公寓的门，不等傅川开口，池西西就钻了进去。

她的鞋袜被雪浸得透湿，只好在门前脱掉，赤着脚站在浅米色的地毯上。

傅川的目光在她白嫩圆润的脚趾上打了个转，再落到她运动鞋的牌子上。还未出声，就见池西西抬手看表：“呀！十点半了！你有车，为什么要走着回家？喝了酒可以找代驾啊。我好饿，你家有吃的吗？泡面就行。”

她的手表和鞋子远不是普通学生消费得起的，什么后爹后妈，原来是离家出走的富二代。傅川的目光渐冷，走到沙发边，三两下收拾掉杂物：“你睡沙发，明天八小时前离开，明白了吗？”

原先傅川的态度虽然也冷，却并没有此刻的不悦，池西西呆呆地望着他，过了好一会儿，才乖巧地“哦”了一声。

第二天是周末，傅川照例回家吃饭。

他还没记事，父母就因性格不合离婚了，大学前一直跟着爷爷奶奶，还有父亲、继母和弟弟生活，大学后习惯了一个人，哪怕寒暑假回来，也独自住在自己名下的公寓里。

傅川的亲妈忙，很少回来看他，比起继母生的弟弟，爷爷奶奶自然要偏心他几分。每次他回家，都围着他问东问西，唯恐他独自在外委屈了自己。

饭桌上，继母迟茹边如往常般语气亲昵地用公筷往他碗里夹菜，边对公婆说：“魏家的外孙女离家出走了，一夜没回家。她爸都快急疯了，满世界找她。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正好遇上她爸。”

“西西吗？”傅奶奶一脸惊奇，“她今年该考大学了吧，前年老魏去世后就没再见过她。那孩子又漂亮又聪明，从小学习就好，她外公最疼她，好端端怎么离家出走了……”

听到这话，傅川骤然想起了自己出门前还趴在沙发上怎么叫都不醒的那个西西，合着叫这名儿的都叛逆？

前一天她说饿，自己没理她，也不知道现在走了没有……

傅川刚起了回公寓看看的念头，手机就进来一通电话，是宁御找他。

跟宁御他们打了一下午球，正要去吃饭，傅川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内容很简短，让他立刻回家。

瞥见傅川放下电话时脸上的阴郁，宁御笑问：“你爹？你又犯什么事儿了？”

傅川想起昨天潜在暗处的那抹相机闪光灯，嘴角弯起一抹嘲讽的笑：“桃花债。”

傅渡江一贯忙，更何况眼下正值金融危机，因此傅川到家的时候，他的父亲还没回来。

可他一进门，仍是被奶奶拧住了耳朵。

那句“您干吗”还没问出口，傅川就看到了坐在客厅沙发上端着热气腾腾的面碗“呼哧呼哧”吃面的池西西。

“我去你那儿送鸡汤，没见着你，却见着了西西！她年纪小不懂事就算了，你都二十五了，遇见了也不知道把她送回家去！她家人找了她一天一夜，你魏爷爷要活着非得过来抽你！”

傅奶奶咬牙切齿地骂完孙子，立刻变得慈眉善目的表情，回头软着嗓子问池西西：“西西啊，吃饱了没？”

“奶奶，您家的饭太香了，我还能再吃两碗。”

“等着，我再给你盛去。”说完这句，傅奶奶回头瞪向自己的孙子：“你自己回来吃饭，把人家西西扔家里饿了三顿！要不要脸！”

傅奶奶一进去厨房，池西西就跳下沙发跑到傅川面前，仰起脸邀功：“傅川哥，我把你家打扫干净了，还帮你把脏衣服扔进了洗衣机里。”

“……”

没等到傅川的表扬，她又笑嘻嘻地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你奶奶会来，我吃饱了就得赶紧走，不然我爸来了我可就完了。你什么时候走？能带我一起吗？”

“你爸死了，你妈改嫁，你后爹喝醉了总打你，还不让你上学，要把你嫁给老头儿？”傅川面无表情地复述她昨天说过的话。

池西西咬着手指笑道：“我那是跟你开玩笑的，谁让你不记得我，我都

伤心死了。小时候咱们俩多好啊，你给我折的飞机和千纸鹤我现在还留着呢！”

“你记错人了吧。”他大了她快十岁，她小时候，折飞机和千纸鹤……

“没啊，就是你！你忘了吗，我八岁还是九岁的时候在你家住过半个月，你给我用狗尾巴草编过兔子，还爬到树上给我摘过你家院子里的柿子！”

“你说的是傅岳吧。”自己弟弟哄她玩还差不多。

“当然是你了，傅岳哥从来不理我。是我变样了吗？你怎么不记得我了？你还和以前一样，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那时候……”

“怪我。”傅川不想继续听她喋喋不休地追忆童年往事，出声打断。

他正想上楼回自己房间，又听到她说：“我和你说了名字你都没想起我来，我太伤心了。我要是不认识你会跟你回家吗？我又不傻。”

傻的是他，带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回家。

傅川刚回到房间，傅渡江就回来了。

不出他的预料，父亲骂他的主题有两个——

一是傅川正处于研三实习期，傅渡江让儿子换个名字去子公司应聘，不料上班才一周，整个子公司的人就都知道他的身份了。

二是要不是傅渡江和报社总编关系好，他当街搂着小明星的照片就要登上今天的娱乐版了。

“你都二十五岁了，还整天打着我的幌子干不着调的事儿……”

傅川一句话没回，安静地立在父亲面前。傅渡江骂足了半个钟头，说了两轮车轱辘话，见儿子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还不回嘴，心里更觉烦躁，挥了挥手让他走。

傅川到楼下的时候，迟茹正坐在沙发上同一个年轻女人聊天，池西西垂着头坐在年轻女人身边。听到他下楼梯的声音，抬头望了他一眼，忧郁的目光里依稀有着乞求。

因为她的眼神，本要离开的傅川鬼使神差没有走。

年轻女人说：“唉，西西像她爸爸，两人脾气都拧，父女俩三天两头吵架，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我再把她当亲生女儿疼，到底隔了一层肚皮，只敢哄不敢训。老池就总怪我，怪我太宠她，把她宠坏了，我真是……”

迟茹看了眼傅川，笑道：“你的为难我比谁都懂，小川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可我嫁进来的时候他才一岁，在我看来他和傅岳没什么两样。但他爸也总怪我太溺爱他，傅岳小时候还气我对哥哥比对他好……”

傅川的嘴角弯起一抹冷笑，为什么子公司的几个经理昨天非拉着他吃饭灌他酒，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照片，这两样应该都是眼前这位的功劳。

比起童话里的蠢后妈，这两位境界显然高多了。她们对继子女从来都是温声细语体贴照顾，除了使手段把亲爹变成后爹，其余时间，不是亲妈却胜过亲妈。

听到年轻女人起身告辞要带继女走，傅川忽地说：“池西西，你的书包在二楼，别忘了拿。”

池西西怔了一下，得到迟茹和继母的同意后，自己上楼“拿书包”。

她刚走上二楼，就听到小石子敲击玻璃的声响，循声走到走廊尽头的窗子前，看到傅川竟立在楼下的草地上。

他两手抄在运动裤的口袋里，偏着头向上看，示意她打开窗户。

“跳下来，我在下面接你。”

“啊？”

“不是让我带你走吗？”他面无表情地问，“你走不走？”

“走！”

池西西没有丝毫犹豫，爬上窗台，闭上眼睛对着傅川的位置跳了下去。

冲击力太强，饶是傅川早有准备，也险些崴了脚。

他转了转脚踝，扯掉还死死抱着自己不放的池西西的手，拖着她从小门走出了院子。

一上了他的车，池西西便一扫先前的忧郁，眼睛晶亮地冲着他傻笑：“傅川哥，你带我去哪儿？”

“你想去哪儿？”

“我没地方去，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肯定听话，不会麻烦你。”

她身上仍穿着单薄的校服，傅川调高空调，发动车子，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她手腕上的瘀青，问：“你爸打你？”

池西西立刻拉了拉袖子，迟疑了一下，脸上很快又浮起了笑，声音轻快地说：“没有，我和同学闹着玩撞的。我爸要带着他的老婆和儿子移民，我

不想去。我去美国干什么？我的同学、朋友都在这儿……”

傅川望着她脸上灿烂的笑，收起了同情心，只恨自己被小孩给坑了。

“傅川哥……”

“说。”

“你带我走，你奶奶他们不会骂你吧？”

“不带你走他们也一样觉得我不着调。”

傅川把池西西托付给了宁御的妹妹宁立夏，开着新改装的车去了千里之外的银川。他再回来时，已经临近农历新年了。

傅川去宁御妹妹那边接人的时候才知道，池西西早回学校上课了。人是他带出来的，总得有始有终，于是回家前，他去了一趟池西西的学校。

学校门前停不了车，他就把车停在了对街，步行过去。

距离晚自习结束还有四十分钟，一口气开了七八百公里，傍晚才下高速的傅川觉得有些疲倦，就去旁边的小店买了罐红牛，坐到停在校门口的自行车后座上继续等。还有半个钟头的时候，一个男生翻墙跳了出来，傅川觉得眼熟，仔细一瞧，竟是季泊川。

季泊川刚站稳，两个小混混就从暗影中蹿了出来，边叫“川哥”边给他点烟。上身校服下身牛仔裤的季泊川吐了口烟，斜着腿眯着眼和小混混们筹划着待会儿要去修理谁。

傅川突然想起了十五六岁时的宁御和自己，年少轻狂时不可一世，觉得自个儿浑身上下都写满了牛气。可此刻看着一脸蠢样的季泊川，傅川才惊觉那段历史非但不光辉，还挺让人羞愧的。

拉开易拉罐的同时，傅川发出一声轻笑，不是笑季泊川，而是笑过去的自己。小混混们可不这么认为，指着傅川厉声呵斥：“看什么看，找死啊？”

没等傅川开口，季泊川就认出了他。

只见季泊川瞪了一眼自己身边的混混，骂道：“找死的是你！这才是正经的川哥，过去认错！”

季泊川的两个堂哥都是学霸，兄弟间感情虽好，但好学生和坏学生玩不到一处去，所以季泊川从小就爱往他跟宁御身边凑。

傅川不会和小孩一般见识，摆了摆手，没接混混的烟，问季泊川：“你认识池西西吗？”

“太认识了！我跟她一个班。”

“你帮我把她叫出来。”

“您等着。”季泊川说着，又翻墙跳回了学校。

隔了不到五分钟，池西西就把外出条递给门卫，走出了校门。她在校服外头套了件肥大的长款白羽绒服，头上戴着白兔耳罩，再加上脸上的粉红口罩，远远望去好像一团雪球。

雪球看到他，加速“滚”了过来：“傅川哥你回来啦！”

“你跟你爸和好了？”

“他们上星期就去美国了。反正还有半年我就上大学了，一个人也没关系的。”

池西西戴着口罩，嘴里呼出的热气被冷风冻住，凝成水珠落在了她长而密的睫毛上，亮晶晶像夏日清晨花朵上的露水。

“那你现在住哪儿？宁御妹妹说你搬走了。”

“住校。”

傅川被她这双带着露珠的眼睛忽闪得心烦意乱，伸手摘下她的口罩，池西西立刻喊冷。

“你穿成这样能有多冷，和大人说话戴口罩有没有礼貌？”傅川曲起食指敲了一下池西西的额头，“你爸是怎么同意你留下的？”

“他们本来也未必想带我去，我爸死要面子，怕别人说他有了新老婆、新儿子就不管女儿了。”

傅川对旁人的家事不感兴趣，就没多问。说话间，池西西白嫩的脸颊竟被冷风吹出了两抹红，见她用戴着手套的手捂着脸挡风，傅川不由得感叹女孩就是娇气。

他把口罩放回池西西的脸上，指尖触到半寸她的皮肤，脑子里忽地蹦出“肤如凝脂”这个词。原来娇弱的东西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我走了，你好好学习，别再惹事。”

池西西“哦”了一声，一副好小孩的模样。

然而傅川刚走出两步她就追了过来：“傅川哥。”

“说。”

“你明天有空吗？能不能帮我开家长会，就说你是……就说你是我舅舅。”

“你期末考砸了不敢和家人说？”

“没啊，成绩明天才出，应该还凑合。我妈妈和她男朋友正在海南玩呢，我找不到别人了。”

这所全市最好的中学他过去也念过，从一班到二十班是严格按照成绩排的，池西西和季泊川一个班，成绩能好到哪儿去？傅川懒得管闲事，何况替人开家长会对他这种从小被老师烦到大的人来说简直像个笑话，他想也没想便拒绝了。

池西西满脸失望，却仍乖巧地“哦”了一声。

如果池西西蛮不讲理地缠着他答应，傅川一定不会搭理她，可她不但没闹，还很有礼貌地和自己道别。那可怜兮兮的眼神让傅川心中一软，脱口而出：“家长会几点？”

“明天下午四点。”

池西西笑得眉眼弯弯，回答完才想起来和大人说话要摘下口罩，傅川按了一下她的手示意不用摘，说：“赶紧回去吧。”

离开学校，傅川直接回了家。一个月没去公司实习还拐走了世交家的外孙女，傅川用脚趾想也知道父亲不会放过自己。

果然，一进门他就被守在门边的傅渡江结结实实地踹了两脚，傅渡江不想再浪费口舌，直接让儿子“滚”。见傅川掉头就走，他又说：“回来！陪你爷爷奶奶过完年再滚！要不是怕他们生气，我早和你断绝关系了。”

第二日出门前，傅渡江再次警告儿子安分地待在家里。

父亲的警告对年龄二十五岁、经济独立的傅川来说其实毫无震慑力，可他却真的留在家吃了午饭才出门去给池西西开家长会。

到了学校傅川才发现，自己不知道池西西在哪个班，就走到人头攒动的排名榜前。介于对季泊川的了解，他从榜尾看起，不出意料，总共1050个高

三生，季泊川排 1039 名，可他却是一班的。想必是季家人不愿放弃，硬把季泊川往好学生里塞，以期他能受到感染。

除了季泊川，一班的其他学生均排在前一百，而池西西是 19 名。哟，学霸呀。

高三的教室在教学楼顶层，一走进一班，傅川迎面就遇到了他过去的年级主任。

“傅川？”

那句“黄老师”还没叫出口，正抱着一沓通知挨桌发的池西西就奔了过来。

“舅舅！”

“傅川是你舅舅？”隔了七八年再看到傅川的脸，快退休的老太太仍旧感到头疼。得到肯定的答案后，黄老师一脸匪夷所思。

“黄老师您也教过我舅舅吗？”

“傅川是他们那届学生里最出类拔萃的。”黄老太太推了推眼镜。

“真的呀？”

瞥见池西西眼中的崇拜，从不知脸红为何物的傅川直后悔不该来。池西西给傅川指明自己的座位，而后继续发手里的通知。

“你弟弟现在干吗呢？毕业了吗？”黄老太太完全没有兴趣知道傅川的近况。

听说傅岳去年从牛津毕业后进了伦敦的顶级律所，黄老师满意地点了点头——为人师表，最大的成就自然是教出几个真正优秀的学生。

让老师头疼的倒不是傅川的成绩，傅家从爷爷辈起就是高知，傅渡江为人耿直，早年看不惯某些风气才下海经商的。托基因的福，傅川虽然鲜少写作业，书包里几乎没有书，数理化却一直很不错，就是语文、英语经常不及格，综合起来在这所重点中学里也能够得上中游。但比起脑子笨的学生，老师更怕惹事的，而傅川就是后者。

家长会的时候，黄老师不时地瞟着傅川感慨，家风再正也难免会出个例外。

从学校出来，傅川问池西西：“想要什么奖励？”

“奖励？”

“不是考进了前二十吗？”

“那有什么好奖励的，跌出前二十才是意外。”

傅川从运动裤口袋里伸出手，敲了一下池西西的头：“谦虚点儿行吗？”

池西西捂着额头冲他笑：“傅川哥，你高中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厉害？我们班第一名从没考过第二，还得过好多竞赛金奖，黄老师都没用‘出类拔萃’形容过他。”

傅川斜了她一眼：“你春节去哪儿过？你爷爷奶奶家？”

“我自己过。我爷爷奶奶家离这儿有六百多公里，我回去得少，和他们也不熟。”

池西西的父亲是从山区考出来的，毕业后就留在大学里教书。池西西的妈妈则是典型的富家女，漂亮娇气，脑袋空空。年轻的时候，两人一个迷恋对方的英俊博学，一个爱慕对方的天真漂亮。在爱情面前，有没有共同话题根本不是问题。可经过漫长的共同生活后，两人还是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那你去我们家吧，我奶奶中午还让我叫你呢。”

“那多不好呀。”

傅川看着她笑：“你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池西西嘴巴甜，最讨老人喜欢，傅奶奶再三挽留，所以整个寒假她都住在傅家。

离过年还有五天的时候，傅川才想起要交毕业论文。他瞟了一眼要求，打开文档整理了一会儿就感到烦躁。

因为不觉得书念得好就算成功，高三的时候傅川本没打算考大学。傅奶奶突然病危，昏迷了几日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不到小川的录取通知书，死也闭不上眼”。

傅川是奶奶带大的，听到这话，心里一酸，突击了两个月的英语和语文，高考时这两门居然及格了。傅川并不准备真的去上大学，只是想拿通知书告慰奶奶，就任由父亲报了金融专业，哪知老太太却挺过来了……

傅川好不容易念完大学，正想去当海员，老太太再次病重，说是活到七十多也算值了，唯一的遗憾就是等不到大孙子考上研究生。而这两年，老太太又改口说，退学可以，给她带个孙媳妇回来再生个重孙子。

因为感情极深，不管奶奶真病还是假病，傅川都没法不当一回事。只是有一回听到老太太得意地和人炫耀自己把大孙子给拉回了正途，傅川才深深地觉得自己被“坑”了。

傅川的英语烂，试着翻译了半句，就把论文摘要打印出来，敲响了池西西的门。

池西西正在做数学试卷，傅川把纸往她面前一摊：“考考你的汉译英。”

池西西看了两遍：“能查词典吗？有几个词不会。”

“嗯。”

池西西认真地翻完，又读了一遍，递到傅川手里：“对吗？”

傅川随便看了一眼：“差不多吧。”

池西西笑了笑，眸子亮如星：“真的？其实有点儿难。”

台灯的光照在她的脸上，给她细细软软的头发镀上了一层柔和的浅金色。傅川想，这小孩到底是怎么长大的，怎么就这么单纯，这么好糊弄呢？

2016年末，冬至。

傅川醒的时候天还没大亮，许久不做梦，一时有些恍然。他想起梦的结尾，无声地笑了笑，他活了三十多年，总共就被两个人坑过，一个是他奶奶，一个是池西西。女人真是可怕的生物。

傅川刚摸出手机，池西西的微信就发了过来——“前夫，九点半民政局门口见，谁迟到午饭谁埋单。”

傅川没回，把手机随手一丢，视线落在床头柜上两人的合照上。照片上的池西西笑得一脸无邪，傅川把合照丢到抽屉里，眼不见心不烦。

那时候他怎么就上了她的当呢？真蠢。